

近現代名家讲义丛刊

中國文學史



台靜農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现代名家讲义丛刊

中國文學史



台靜農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 / 台静农著; 何寄澎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4
(近现代名家讲义丛刊)
ISBN 978-7-5325-8355-3

I. ①中… II. ①台… ②何…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8409 号

近现代名家讲义丛刊

中国文学史

台静农著 何寄澎主编

编辑整理 | 何寄澎 柯庆明

编注校订 | 何寄澎 许铭全

出版发行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印 刷 |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 22.375 插页 5

字 数 | 60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25-8355-3/I · 3144

印 数 | 1—3,100

定 价 |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原再版补志

这次再版除了订正若干错别字与标点符号外,最主要的即是补上《李白》一节。按,台先生手稿《唐代篇》原编目与内文并无此节,首版付梓后,一日偶遇方瑜先生,方先生提及文学史不可能不谈李白,乃再详检台先生所有文稿,终于发现一份叙论李白的散稿。今仍责成铭全整理覆校,藉此次再版,予以补入。

此外,初版《编序》“覆校”一小节末尾所述“仍不免有无从覆校的情况,如《先秦篇》所提及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云云,因后来找到该书,故将此行文字删除,改举他例,并于该页加一编者注,敬请读者留意。

何寄澎

2009年11月20日

诗。台先生的书法独树一格，海内外驰名，向他求字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我从来不敢向台先生索字，他竟主动送我，欣喜若狂之余，当下充溢于内心的是无尽的感激与感动。其二，我与友人合译前野直彬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了增添光宠，央请台先生题签封面，他慷慨应允，所书正是其体格之正宗。由于台先生对某些求字者会故意写坏，此魏晋名士青、白眼之道，亦《春秋》微言大义之笔，我因此明白自己尚非台先生所厌者。其三，台先生是我博士学位口试的主考老师，他对我那本见识未通、疏漏多有的论文，一字一句仔细读完，几乎每页都有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这不仅让我见识到真正学术人一丝不苟的严谨庄正，也具体感受到前辈对后生的爱护——真不免受宠若惊了！这三件事让我终敢认定，自己在台先生心目中，尚非不可造之才；亦同时体认到台先生不苟言谈之外，那蔼然温厚、细腻体贴的心怀。“觉得对的，就勇敢去做！”我突然领悟，台先生欣赏的原就是这种果敢真率的性情，他一向就不喜欢唯唯诺诺、拘拘谨谨之辈啊！前述瞻顾犹疑的第一层面，就这样烟消云散。我相信，“时至今日”让《中国文学史》这本书更广泛流传，终究应符合台先生的心愿。

至于第二层面犹疑的消解则更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一次我和林文月先生提起自己的顾虑，林先生只说了一句：“台先生不会在意这些的！你觉得怎么做最放心，去做就是了！”众所周知，林文月先生与台先生的师徒情谊无人能比，林先生这么说，我亦自然云雾尽去，廓然朗豁，再无牵羁挂虑。

二层疑虑既除，适巧那几年持续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有缘和夙所钦慕的赵昌平先生结识，一同开会、一同把盏论文、一同登山临水，乃益发感受赵先生才华纵横、学识丰厚之外，人格之廓然大度与行事之通达果决，乃断定将台先生此书交赵先生主事之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简体字版，斯为最好的选择。接下来约莫二年的岁月，持续协调斡旋相关出版授权事宜，其间因人事更迭等因素，耽误了不少时间，但毕竟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底于完成。应感谢的人很多，但要特别感谢当

年台大出版中心项洁主任及他的同仁,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执行编辑刘赛先生。校印过程中刘先生不断检出各式各样的疑义来烦我,甚至烦到令人不耐,但终究让我有机会再为台先生的书做若干订正,而这些订正也将一一修勘于台湾的繁体字版中。

现在把订正之处,说明如下:全书因繁、简之间转换而生误,或原版无误,新版校样有误的情况合计约一百五十馀处,另标点有误若干处,均一一校正。

较之台湾繁体字版,订正情况今举例而言:

一、错字:当初因形近误认,或输入错误。例如:

页 57 倒 4 行,“颖川”,“颖”订正为“颍”。

页 118 倒 8 行,“冀至殊延焉”,“延”订正为“廷”。

页 333 倒 2 行,“节度史”,“史”订正为“使”。

页 503 倒 9 行,“南渡而后古,当为一大宗”,订正为“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

二、标点改正:与错字相较,数量少很多。大抵是引诗之诗题未加引号,或是重复,或是多出。比较严重的有下列二处:

1. 页 469 倒 4 行:

“……略曰:‘端求古人遗,琢削手不停;方其得玃羽,往往失鹏鲸。盖谓是也。’”

后面的单下引号有误,应为:

“‘端求古人遗,琢削手不停;方其得玃羽,往往失鹏鲸。’盖谓是也。”

2. 页 211 倒 2 行,原写成:

《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

应为：

《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

比较重要的改正，则有下列数项：

一、覆校：

1. 二版时，尚未能找到的引文有二：小川琢治《山海经考》与叶玉华《院本考》。

前者去年偶然发现被翻译收录在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后者乃于此次重校时，查得此文刊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之十五，此辑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有藏，乃这几年间的北京大学赠书。

2. 出处：

① 页114“尧眉八采”，出处应为“卷八〇”。

② 页115“得麟之后”引文出处改为：《演孔图》，《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解诂引。

③ 同页“孔子论经”，引文出处改为：《演孔图》，《太平御览》卷八〇四引，《艺文类聚》卷九九文字略异。

④ 页454第2行原为：“沈懋惠《增订欧阳文忠公年谱》系此事……”云云，改正为：“沈懋惠辑、华孳享撰《增订欧阳文忠公年谱》系此事……”页463第1行括号内，亦同。

二、章节标目改动一处：

第四篇第七章“六朝小说的渊源与发展”第二节，此节是整理编写而

出。云“将此期小说粗分为三”，第三种为“汉事传奇”。唯后面内文第三种的目标，当时仍沿手稿，题为“汉武故事”，因实际内容有赵飞燕故事，所以此次校改为“汉事传奇”，俾前后一致，也符合内文所述。

三、补漏：

校改时，因觉行文有异，覆查手稿，确定页 139 中间漏了三句话（手稿一行），原写为：

如书论宜理，而当时“书记翩翩”的作品，却一味的取媚死者。

实应为：

如书论宜理，而当时“书记翩翩”的作品，未尝以理胜；又如铭诔尚实，而汉末大手笔蔡邕的作品，却一味地取媚死者。

四、补注：

页 405，台先生言“昔人称谢朓为‘险仄’……”云云，与一般认知有异，但严格说来，这句话不太可能张冠李戴，不知台先生何以这么说，特别加上补注说明。

最后，我相信台先生的书因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印行，将更扩大其影响力，并嘉惠后学。光阴荏苒，韶华易逝，距本书初版转眼已逾七载，唯因机缘巧妙，我仍能不断为本书做点点滴滴的补正工作，即使繁琐，内心还是深怀感谢。又为了有助于青年学子研习本书，掌握台先生文学史书写的方法与精神，乃不揣浅陋，将拙作《叙史与咏怀——台静农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附于本书之末，大雅君子，幸勿讥焉！

何寄澎 谨识

2012 年 3 月 23 日于台湾大学中文系 32 研究室

原出版前言

台静农先生很早就已是中文学界的传奇人物了。青年时期就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受知于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陈垣诸先生。鲁迅先生尤加赏爱,不但共组未名社,并且由未名社出版了台先生的小说集《地之子》与《建塔者》。鲁迅先生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更选了台先生的小说四篇(除了鲁迅先生自己,仅台先生得此殊遇),可见其器重。任教山东大学时与老舍缔交,返平为未名社同仁李霁野证婚之际,结识张大千,后皆为平生知己。抗战军兴,返乡后播迁四川白沙,亦与陈独秀先生相视莫逆,往来密切。

民国三十四年渡海,任教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于许寿裳、乔大壮二先生先后辞世后,接任系主任一职二十余年,奠定了该系的自由活泼兼容并包学风,其影响并及于外文系白先勇、王文兴等学生。台先生于北大时即习篆刻;书法则幼承庭训外,先后受沈尹默、胡小石二人的指点,后出入于《石门颂》与倪元璐,损益变化,遂成名家。来台后常与北大同学庄尚严及张大千、溥心畲等艺文人士相往还,遂亦以诗、画、篆刻相酬。诗、书、画亦皆有专集传世。晚岁则以散文集《龙坡杂文》,获各种文学奖。1985年获颁首届“行政院文化奖”。1989年,其学术著作《静农论文集》亦获“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文化创作奖”。

台先生在台大授课,初期以“中国文学史”与“楚辞”为主;后亦包括

“小说研究”等课。“楚辞”方面之研究心得,著有《天问新笺》。台先生来台未久,即与“国立”编译馆签约撰写《中国文学史》一书,台先生亦持续该书之撰述工作多年,后因白色恐怖与殷海光、哲学系事件等之影响,雅不愿拖累编译馆负责人士,遂与编译馆正式解约,该书之撰述工作,遂亦止于金元。虽然其间充满先生长年蕴蓄的睿见与慧思,多年来亦仅以稿本与抄本形态在少数学生间传阅。

文学史之撰述,或以表达个人性情学养所及,对历代文学精神之深切体悟,对其间显现之文化历史流变,作真知卓见之诠释;或为汇编陈言,辑合众说,以成一常识性质之方便教本。台先生重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非真有所感、的有所见不轻易下笔,虽然相关资料之搜寻与增补,未尝间断。所以不断修改,又不断增补资料,故而稿本与抄本同中有异,其间又颇多增贴之资料与文字。

台先生又往往因应从事各种刊物编辑工作学生之所请,时而抽取其中部分章节,独立改写成篇先行发表,体例遂更繁杂。

何寄澎《编序》所言及的:神话、小说以及屈原影响部分的缺漏,很可能是移作“小说研究”与“楚辞”课程上之应用,终于往而不返了。(台先生上课,除了常作板书,亦往往以刻钢板油印的方式,提供学生资料作为教学的讲义。)所以此部《中国文学史》不但其著述期间远出“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且所谓“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亦往往后出转繁,体例更加不一了。但台先生的论述既然出自个人襟抱,充满阅历有得之颖悟,即使只句片语,亦往往如名家散落之诗话、词话或偶留指爪之批注、评点般的弥足珍贵,何况早已完成大半?文学史正自不同于《红楼梦》,只要时移世继,哪一部可以完全涵盖“历史”流转的全貌,而不需“再续”或“重写”?因而其诠释的灵光与慧见,笔下的精神与光彩,反而才是需要不断阅读与参酌的重点!

台先生过世后,家属将其所遗文稿捐赠台大图书馆,由特藏组珍藏,并于2001年11月先生百岁冥诞举办特展,《中国文学史》的文稿自是展

出重点之一；同时举行之纪念“学术研讨会”中亦有齐益寿、何寄澎二人以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文稿作为研讨与撰写论文的题材。会中获得热烈的反响，大家的共识是：应该将这部台先生半生心血所聚的文稿加以出版，但出版之前得先行加以整理。

该部文稿既已捐赠台大，由台大出版中心来加以整理出版，自是责无旁贷之事。原初和图书馆项洁馆长商定的构想是同时作排印出版与手稿数字化典藏。后以同时进行所需经费庞大，文建会吴密察副主委所介绍的二处无力补助，遂决定先由文建会补助研究助理的费用，敦请现于台大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一课的何寄澎主持整编的工作，由出版中心自筹经费排印出版，以方便学者同好教学研究之参考应用。数字化典藏则将与其他手稿，以台先生手稿的名义一并争取经费，再来进行。

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文稿终于整理编印完成，由及门受业的一代，带领再传的一代来进行，似亦更有薪火相传的意义。典型不远，展读生光。现今的读者亦能从字里行间感觉一代学人之精神意态的从容与心灵视见的辉煌吗？那么，细心的领会与性情的照面是必需的。

柯庆明

2004年岁末于出版中心

原 编 序

经过四十年漫长的时间,^①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能以“书”的形制呈现在大家面前了。而缘起是这样的:

2001年11月,台大中文系举办“台静农先生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我在台大图书馆慨予影印台先生手稿及他人抄写稿的情况下,得以逐字阅读,乃撰就《叙史与咏怀——台静农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一文,略述我对台先生中国文学史书写之观点、特质与精神的体会。文成之后,将台先生讲义仔细编辑整理成书的愿想就一天比一天强烈。这个愿想得到柯庆明先生极大的鼓励,也得到他戮力寻求资源以助早日完成的承诺。本年(2004年)初,在柯先生的奔走之下,文建会应允支应助理费用;而柯先生主事的台大出版中心,又充分提供行政支援;台大图书馆特藏室复在相关资料的影印上,全力配合,于是工作正式于3月展开。在此之前,我和许铭全学棣已针对书稿的整理原则、重要的工作项目、人员的分工,以及流程的设计等做过无数次的讨论,订定了基本架构与进行方式。工作开始之后,我即请铭全负责实际执行,并邀苏怡如、曾守仁两位博士班同学

^① 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可能早于1940年于重庆白沙女师讲授文学史时即已开始撰写。1966年,叶庆炳先生自印中国文学史讲义,并以之为台大、辅大教材。推测台先生在此以后未再继续整理其讲义,则距今约当四十年。

参与。铭全的角色很吃重,他要把所有碰到的问题向我反映,与我共思解决之道,然后再责成怡如、守仁加以贯彻。由于大家的专心投入,全书初稿终于在10月间编辑完成。现在把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处理事项,说明如下:

一、覆校与整理

(A) 覆校

此次整理台先生遗稿,原即设定稿内引文的覆校为最重点之工作,但进行此一工作须先确定台先生所用的版本。我们的做法是:先自较通行版本中择一核校,若发现不侔处多,即再换一版本,至完全相合为止。以《楚辞》引文为例,先据洪兴祖《楚辞补注》,后即发现台先生乃据朱熹《楚辞集注》,遂改以朱书为核校底本。我们对所有可推知的版本,悉于各章节编者注中说明,如汉魏六朝诗多依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乐府诗则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为主,唐人、宋人诗文集多用《四部丛刊》本,宋诗则多据吴之振《宋诗钞》等等。唯若准此核校而仍有异文,则必覆查其他版本,以判断是否缮写之误。我们因此发现,台先生的引文虽有主要依据之版本,但偶然亦会采用异文——这一点,我们遵循台先生的采择,不予更动。除了补上漏字漏句、订正明显的错误,在句读方面仍依台先生原貌,而遇有与当代学者之校点有异、或关涉到文字理解时,亦仍以编者注的形式说明。

覆校工作中最耗费心力的状况是引文出处有误——或卷数讹记、或书名错写,如《宋代的散文》一章述东坡文之盛行,手稿写道:

《清波杂志》云:“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但遍翻《清波杂志》，并无此段文字，原来系出于朱弁《曲洧旧闻》卷八；类此，我们自当予以更正。

当然，仍不免有无从覆校的情况，如《先秦篇》提及的小川琢治《山海经考》、《金元篇》提及的叶玉华《院本考》等，既已遍寻不着，只好作罢。

（B）整理

台先生文学史稿有部分曾抽出单行发表，此次整理时亦据手稿将发表论文上的错误一一校订。而台先生手稿中常有眉注、旁注，或夹纸，从这些文字的内容，可以推断应属台先生教学、研究之际逐次添上，其中不乏精采之见。为了求全，我们将属于注文性质的，以作者注的形式补上；将与正文论述相关者悉补入正文；唯二者以前者为多。

而更重要且较为复杂的整理工作即补入一些缺漏的环节——此则详述于下。

二、缺漏环节与补文

1. 台先生的讲义起自论中国文学的起源，迄至元杂剧，明清以下，付之阙如，可知论述并不完整；再从标目、章节、眉注、乃至夹纸上的补充资料来看，更觉未可视为台先生之定稿，故以“文学史稿”名之。

2. 遗稿的缺漏，有的可能已然散佚，有的则可能未曾写就，这部分有：

- a. 《先秦篇》第一章《中国文学的起源》谈神话部分过于简略。
- b. 《先秦篇》第四章第五节《汉代作家所受屈原的影响》只留标目。
- c. 《秦汉篇》第四章《乐府与乐府辞》，楚调曲与大曲部分已佚。
- d. 《秦汉篇》第五章第二节《古诗十九首》与第三节《孔雀东南飞》，仅以数语列出几点看法。
- e. 未见唐以前小说之述论。
- f. 《唐代篇》标目为《唐诗极盛时期的各派别》，绪说明言此章乃论盛唐与中唐，但手稿一路写到晚唐韩偓。

g. 《宋代篇》第三章宋词部分本列有《姜夔》，但内容却为其诗论之评述。

h. 未见宋代话本相关述论。

对这些阙漏的处理则为：

a 部分：由铭全整理手稿《中国神话及其资料书》中的讨论，加以补入。

b 部分：只能存其原貌。

c 部分：由铭全依台先生论文补入，随页编者注中交代说明。

d 部分：责成守仁将原点列式文字改为一般行文，以求统一，并补上作品。

e 部分：台先生另有相关手稿：《中国神话及其资料书》、《鬼神怪异书》、《古异传奇》、《杂记》、《汉事传奇》、《从六朝志怪到唐人传奇》等六本。除第一本《中国神话及其资料书》之第一部分论及先秦神话已补于《先秦篇》外，其第二部分标目为“汉方士儒生合流之神异故事”则仍由铭全整理补于《秦汉篇》第七章；其余五本，亦由铭全整理为《南北朝隋篇》的第七章《六朝小说》。

f 部分：只能存其原貌。

g 部分：将其移置宋诗一章，加编者注说明。

h 部分：遍检其他手稿，亦无相关讨论，只能从缺。

在此，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补文（尤其 e 部分），由于可据资料非完整论述之行文，形式上又多类提要，而甚或仅以夹纸旁注、眉注其意见，故文字风格不易与全书统一，此亦无可奈何。

三、责任区分

原稿编校整理的分工如下：

铭全——先秦篇（全部）、秦汉篇（第七章）、南北朝篇（第七章）、唐代篇（全部）、宋代篇（第一章）、金元篇（第一章）、附录：文学史方法论。

怡如——魏晋篇(全部)、南北朝篇(第一章至第六章及第八章)、金元篇(第二章、第三章)。

守仁——秦汉篇(第一章至第六章)、宋代篇(第二章、第三章)。

以图表呈现则为：

先秦篇	铭全
秦汉篇	第一章至第六章:守仁 第七章:铭全
魏晋篇	怡如
南北朝篇	第一章至第六章:怡如 第七章:铭全 第八章:怡如
唐代篇	铭全
宋代篇	第一章:铭全 第二章、第三章:守仁
金元篇	第一章:铭全 第二章、第三章:怡如
附录:文学史方法论	铭全

综览以上的做法,大家应该可以了解,我们一方面以维持台先生文学史的原貌为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一方面又试图整合台先生所有与文学史相关的文字,俾尽量完足其系统。前者无疑表达我们庄慎的态度与尊敬的心情;后者或不免招好事之讥,但我个人反复省思,仍相信唯如此做,乃为一种积极而不失忠实的“整理”,也相信它仍符合台先生文学史的思考、见容于台先生文学史的脉络。作为曾亲受教诲的学生,我知道台先生固不喜浮夸躁进之士,但亦绝不喜唯诺步趋、缺乏领会能力之人;上述二种若相异而实相成的做法,我想当不致为台先生所不许。但不论如何,学

者若觉本书有任何未尽、不妥之处，自当由我个人负责；而若有任何批评，我们亦愿虚心受教。

三年来，我个人不时翻阅台先生的遗稿，感动、景仰之情无时或减，而惭愧、惶恐之心则与日俱增。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虽未竟篇，但在我所见的中外同类著作中，没有比台先生更具“性情”与“见识”的作品；如果我们肯定文学史为一“有生命”之书写，则台先生的著作分明贯串以古典“诗人”的精神，乃为一真正“诗人之作”、一符应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特质之作，其“方式”与“意志”皆遥接史迁^①。准此观之，则孰能谓无其内在体系存在？而一般文学史著作，固有其形式上之系统，但陈陈相因，无多新意，则相较之下，孰得孰失？孰可珍孰不足珍？我想，当必有能辨之者！至于惭愧、惶恐的心情，则一方面出于自我见绌的反省，一方面固有感于学风之日趋虚矫。就前者言，台先生的著作仿佛明镜，清晰映照我个人的疏浅、愚弩，以这样的资质、工夫，奢欲追踪步武台先生之志业，何异痴人说梦？就后者言，滔滔后起者，一味竞于追新并以之自高，则对台先生所显示的典型、所见证的意义，究能体察领悟多少？又诚教人不敢期待。然而，我亦深知，一个更正确的态度乃应是：前者之自省当化为鞭策自我的力量；后者之忧虑，衡诸历史证明，有性情、有思想之作，终不能掩其熠熠光辉，是台先生这本《中国文学史稿》，终必启发后学、激励来者，则吾又何忧何惧！

最后，仍要再一次感谢台大图书馆特藏室的配合，以及铭全、怡如、守仁三位同学的辛劳；尤其是铭全。三年来铭全与我一同时时翻阅台先生

^① 我对台先生“中国文学史稿”的体认俱见文中所揭《叙史与咏怀——台静农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一文，载台大中文系《台静农先生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59～182，敬请读者自行参阅。此处可略加阐述者，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所谓“诗人”，非写诗之人之谓，实乃诗艺锤炼之外，特具性情、襟抱，执是非、理想之知识分子之谓。故屈原、子建、阮籍、渊明、杜甫、东坡乃为“诗人”典型，万世共仰；而《史记》一书，亦不妨因此视为“诗人之作”。